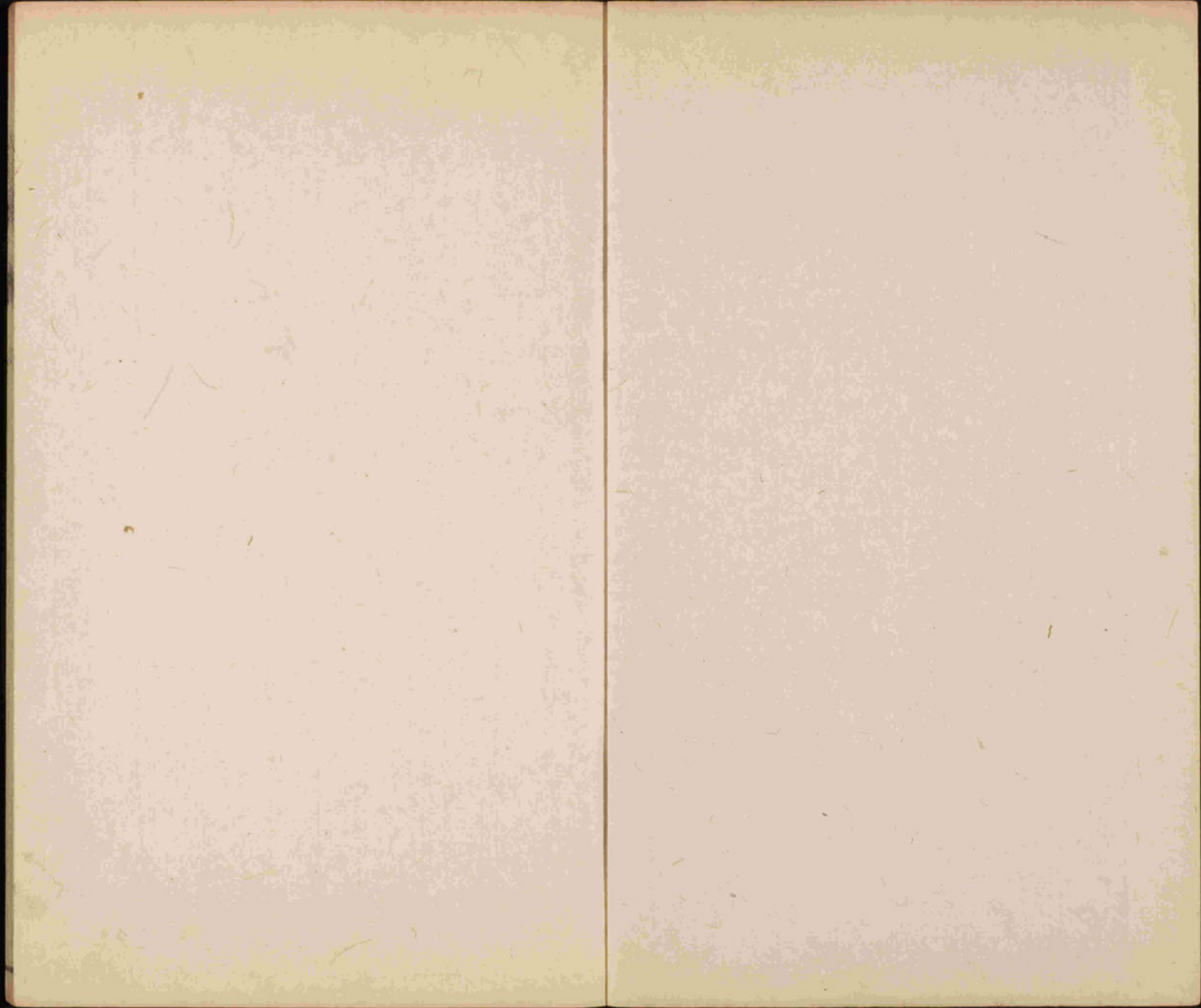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卷之九
藏書

昨非菴日纂二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粳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筴，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

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

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

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閤扉脫驪。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

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永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鈔華之。

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卽命史書於冊。

韋賈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賈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

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王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

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澆。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爲襄州。日點

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噉。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胡玄毓曰。物力已殫。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

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酒。貧寒一歲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饑。馭人求艸。湛良久曰。可與飲。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得以粟。倉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糝。吏請以粟

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段文昌精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須。乃營營若此。彼突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義琰曰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困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黼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顆。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奢自奉。奈何。器浮甚於五侯。紈綺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

是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夏侯亶性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烝狔肥美異常。帝怪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廡，弟泗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梁魚弘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
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
衣錦袍。赫奕當道。噫。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以布
被規之。公歎曰。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
不能。顧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
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
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
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鑠。才下一關。三
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
各出戶前。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
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
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

之使者大慚。

唐明皇爲虢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外。更邀賞。授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嗤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蠶。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卽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旣撤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羯鼓來而。

堂爲離黍矣。容膝外皆餘地。淫逞將以何爲。昔賢有云。瑣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齠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包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償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噫！侈肆如此。不傾何待。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列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

粟。貧家一盞燈。樞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藿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置之。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飫。一網數
千百。咄嗟可具。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觀牡丹。
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此
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
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
侯聞之。擊節嘆賞。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
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反。梁廢東昏。焚奢淫。
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
街。

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
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
開諭之。俟其來。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日集一集
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咲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熙寧間。故太師拱宸在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登處其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發。咲。

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迺臥魚尾。遽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回。

碟食外切音吉
温皮也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入太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值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間，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

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儉爲美德。然慳而成忍者。卒致敗亡。唐柳慶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血。夏侯彪暑中食飲。生蟲。不容厮役。瀝口奴盜食臠肉。捉蠅與食。令嘔出。鄭仁凱有小奴告履穿。凱喚門夫着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

鞋而上。凱密令小奴着鞋以去。鄧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鳴。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噫嘻。若輩可爲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貲。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携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宋大帥一日幸館沐劍却學士直學
 賤曰師宿收其計
 宋大帥一日幸館沐劍却學士直學
 賤曰師宿收其計
 宋大帥一日幸館沐劍却學士直學
 賤曰師宿收其計
 宋大帥一日幸館沐劍却學士直學
 賤曰師宿收其計

昨非菴日纂二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
 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
 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
 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李昭德婁師德同行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
 不即至怒曰固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

固音波固耐

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桓溫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
不異於常舉目遍歷左右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揚翦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溜墜其庭公不

厝與指同又
再銷同

翦陽慮切音
註毛筆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
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開意悅猶去不止既
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
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
鎮安朝野

鄭太穆爲州牧。致書於司空于頔。傲睨無郡使。禮書曰。閣下爲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訝。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晉有韋虛者。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

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
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
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
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
以文章近臣。不可輕讎。以閨房曖昧之事。臣
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
大體耳。

賈耽爲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
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
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
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
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
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
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

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旣發，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任大事者若此。

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慶曆間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爲友人求薦。鼎臣卽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

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爲
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
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
去

國朝夏原吉天性寬平呂震嘗上前短吉柔
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
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嘗
有從隸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汙可
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
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宋郭進爲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
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爲
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
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袴
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袴償之

後其人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塢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詐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

所執衆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人。

靖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浹旬果登台鉉。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

荅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劉訐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多士。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顏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日集二集
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譙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數姪毀不爲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

秦穆公有駿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蘭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爲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

秦穆公有駿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荆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侍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

公延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或薦宋苕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

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長。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磐平生不見喜愠家偶走失鷄家人詈甚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鷄兒不見童子休

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咲而止。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溷中猪隨卽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枰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篋藏誨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道

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撒疑府。見赤心者。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大安。嘗與曹掾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荅。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廼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鶚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踟躕。

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臠。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爲宗慤設菜飯菜菹。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晉桑虞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狸。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愧還之。虞投之。不顧。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訐景仁於上。且曰。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劉禕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
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
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辭理懇至。見者無
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
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
我乏。使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撒屋新之。暫於廊廡

撒俗擦字
擦音薩揮

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
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
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
爲具。獨有先人劔鞘。上裹銀一兩。麤以辦節。
乃笑曰。冬至喫劔鞘。年節當喫劔耳。宴笑自
若。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丰采不露者。必有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

唐臨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注。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闇。

不宜服藥。宜卽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罄竊所畜物。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無恙。區區長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香。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招。

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罪。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曰。我欲捶汝。天

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昉朔望必詣昉。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昉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内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李勉字玄卿。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爲父。讓災。亦可矜也。捨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干請者甚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日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幘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

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鎔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卽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昨非菴日纂二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愴然曰。今律
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
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
刑。皆令五覆奏。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宋呂覺勘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作在隊勻取
內功章翠翠詞
世周禮佳子之
未仕者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庄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卽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瑭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闢敞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此胡言切音
橫量度也

國朝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旣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

帝於樓轎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蔴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嗚機軋軋明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

甌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
守聞爲之罷游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
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
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
慳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
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嫻
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
昌容獨無所進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
豈不喜邪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
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
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而天大雨千里。

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韓愈以爲感於所畜。而爲猫相乳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蹇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隣稻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

警衆乃借童子爲先乎。

元旣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鷺。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艸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鷺塚。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

民皆從之。

北齊王叡盛暑監築長城。有送冰者。叡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人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類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漢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收囚內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蠶。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悞傷。足

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宋南陽王取蠟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爲樂。叫號之聲徹於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周奧殘忍。時號牛頭阿婆。每榜於門。曰。被告時。皆稱枉。斬決後。何悉無言。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膝。被追者。皆別妻。

箴千原切音
金貫也
摺之摺心解

子辭友朋。京中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嗟嗟。予讀史至此。夢寐間。猶舌咋魂。搖。不知彼等。冤孽幾劫。才銷鎔得了。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脉。我豈可獨享富貴。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

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寃解禁。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爲。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忝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

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爲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反。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

而嫁。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雖可矜。而不敢違法間。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奏。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

戒。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輿者。舟者。走者。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焉。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建菴濠上。瑠

一集二集
一
璃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靈異遂著。其輿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佛慈悲。冤親平等。卽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王。終爲忍辱。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如狂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鯢。焚林而畋。禍及麋鷀。張密。

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寧獨人情。蟣虱逢擒。知避。蠅蚋被罾。求脫。牛羊將死。則齧齧。鷄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言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燔擘。剖割。掩殺。以恣貪饕耳。假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生人以養虎狼哉。今夫蛇虺。蠱蝟之毒也。黃犴之臭也。蛆蚋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蠱蝟。黃犴。蛆蚋。供人邪。海濱之人。食螻蛤。蠃蠖。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邪。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邪。三寸之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烹羊宰牛。狼籍饜飫。恣一日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爲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爲我所。

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念此能無悚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虜。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卽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有鳥卵。卽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卽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

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字中疑鸚。珠裏認鷲。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屬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掠得婦

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
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
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
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
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
咸通初。有渤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
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
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
有語否。僧曰。巨彘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
下。吃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
矣。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朝。左
右請御衫。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
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
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蜃蛤。鰕鱖填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諍語者。狡童婦。飾而誨。姪妖娼。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彼之殺也。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

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卽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

日纂一集
殺機哉。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十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軀暴以爲腊。老嫗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忍令斯人至此。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趙簡子有兩白騾。愛之。胥渠爲廣門官。請曰。某有疾。醫謂得白騾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

殺。人。活。畜。不。亦。忍。乎。殺。畜。活。人。不。亦。仁。乎。乃
殺。白。驪。取。肝。與。胥。渠。無。幾。趙。兵。攻。瞿。廣。門。官
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
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
生。死。如。轉。轂。

晉開連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
丹見大桑輒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噫殃及林木非
犬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衆鳥巢
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
鳥有巢於低枝其鶯可俯而窺此不枝之誠
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
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

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鄰兒李弇私通。情密。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僮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詣其家勘驗。架上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

弁也。官縛兩人。一訊卽服。奏聞。明皇嘆訝。久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餵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

昨非菴日纂二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壞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

學者咸化其德。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

行軍司馬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語。帝時爲易轍。

宋萬歸宋。宋殤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受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陳忠肅公言不苟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爲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真無戲言者矣。

唐方干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李主簿同酌，李日有翳，干建一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卽應聲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陳亞善滑稽，蔡君

日集二集
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卽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輕躁之戒。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如醉。未嘗問答及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曰。林甫議事如醉漢惱語。不可與言。虛承空文。鑄聲雕句。珠露非綴冠之飾。里言卑調。覈真效實。山蟲成補衮之文。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且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詐。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謾言取辱。誰實招之乎。

吉人勿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辨聞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劉表作文示穰衡。衡滅而投地曰。作此筆者。曾食飯。不李台。嘏譏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剃髮。無有寸長。韓熙載爲宋齊丘寫碑。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孫晟輕馮延巳作相。謂人曰。

金碗玉盃而盛狗屎。褚彥回墜河出水。衣服霑霖。謝超宗詆之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孫奉寡學。嘗服棘刺丸。李諧謂之曰。卿腹中自足。何假外求。庾信輕北方文士。只取溫子昇韓陵山寺碑。語人曰。北方唯有韓山片石堪共語。餘俱驢鳴狗吠。噫。嘻。彼皆快一時機鋒耳。乃攻人之短。刺人之隱。犯造物之忌。深同類之釁。或招罪於自身。

或詒孽於孫子。口舌之禍。可不畏哉。

韓持國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林霆爲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放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宥。無。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啣之。

局外而訾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已。舌鋒鏤影。雕形。務令事事迫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絜視。卽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爲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人。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爲強酒者戒。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放一日問恕曰。前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聞冷無人過從。冒雨往見也。放戲曰。子得非有所請求。

邪。怒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放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異日方知是日。恕實有求於丁。放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旣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北齊盧元明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虐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舌鋒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乎。

李林甫妒賢嫉能。每奏對多陷人。衆目爲肉腰。乃嘗以甘言誘人過。潛於上前。衆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

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於人者也。

楊士奇入奏事。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言之成理。卽令減四十萬。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

到漑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漑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漑。輒不允。敬容詔人曰。到漑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漑聞而深銜之。又漑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蓋宅。而其主難之。柰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訐人所諱禍。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

取快乎。

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讒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撓其舌。然後殺之。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責。衆得釋。

卽能巧中。猶嫌鸚鵡之能言。苟覺爲煩。何如挑

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出託以自閑。詩用方言。豈是采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

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劉殷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呐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林山語曰。君問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十日有及凡例未當

者。王儼孟揚言。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牛。五墨匠耳。柰何令脫上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郤。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儆。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冤冤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爲禍始。自非讐在不共。柰何恨致難忘。蓋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纔息。冤孽遂銷。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箏篴。靡不精審。

韻音專色

既筭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顛門。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令嗣帶來畧看。蘇子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珂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賊。茲即切音。賊也。更受賄也。注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賊。

男真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諸。

繆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謝朓出爲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人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擊身之

斧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

言非關世。賈誼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卽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爲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

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
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
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殘。亦可以銷刻薄之
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
官宜奉以周旋也。

邴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
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
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盧世榮理鈔法。自謂生財有道。賦增而民不擾。
董文用謂曰。此錢取自丞家耶。抑取之民也。
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以獻。主者悅其得毛之
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
右丞恐有日剪其毛之患矣。吁。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今之操不律者。搥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

詩客則人人李杜。縉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旣非朝命。

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邪。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不遠哉。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

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

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

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

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士君子聚談間。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
心。自有深趣。自有澹洽。戲謔詼諧。恐其始乎
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去歲洞霄黃學直曰。公嘗為鄭小圃下。謝之
李言。某嘗語人曰。門下。謝人。人。冬。不。謝
勝于真。酒直。亦。常。而。謝。人。之。望。也。無。謝。也。

坐則之不

無不



